

抒怀

遍插水稻祭袁公

□ 陈赫

少年时代,我居住在南方的一隅山村里。那时候,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,就是靠着几亩土地,而水稻则是土地上绝对的主角。

那是记忆里最深刻的一段时光。每逢四月的春风吹拂大地,父亲就会哼着歌谣,带着满脸的笑容去田间插秧,而我是他身后永远的小跟班。父亲戴着草帽弯着腰,卷着裤腿站在刚能淹没小腿肚的水田里。水田的底层是经过父亲翻了两到三遍的土,然后蓄上水就泡成泥了。他干净利落地拿起抛入水田的小捆秧苗,解开,左手拿着一把秧苗,右手迅速地插着秧。

父亲一边插一边往后退,双脚深陷在淤泥里,虽然辛苦,但他却洋溢着更多的幸福。在间歇的时候,父亲拿着手里的秧苗问我:“你知道我们今天能够不再挨饿,最需要感谢谁吗?”我摇摇头表示不知。父亲提高了声音说道:“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。”1973年,袁隆平成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‘南优2号’。从1976年开始,全国推行杂交水稻,到1998年,

全国一半的稻田都在种杂交水稻。”听着父亲自豪且感恩的话语,我深受触动。从那天起,站在水田的秧苗中间,我永远地记住了袁隆平爷爷,这个伟大的名字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,绿油油的稻谷开始昂首挺胸,颇有少年狂气,随着风的指挥左右摇摆;它曾经历过阳光雨露,也经历过暴风骤雨,但柔软的茎却未被折断。待秋天来到,它饱含稻穗的头就悄然低下,那里面充满了智慧和感悟。

不止水稻在不停地生长,我也在一天天地长大。高考报志愿的时候,受袁爷爷的影响,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农业系。大学毕业后,我又毫不犹豫地回到山村,回到了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之上,开始和水稻打交道。

2021年5月22日,我忙完回到家中。父亲红着眼睛从里屋走了出来,他一看到我,眼泪瞬间奔涌不止。我急忙问起父亲:“爸,怎么了?”父亲泣不成声地说道:“走了,袁爷爷走了!”刹那间,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我缓缓拿起手机,



铺天盖地的新闻推送而来:“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获悉,‘杂交水稻之父’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‘共和国勋章’获得者袁隆平,5月22日13点07分在湖南长沙逝世,享年91岁。”

良久之后,我从瘫坐地上用尽全力站了起来。我对父亲说:“爸,走,咱们拿上秧苗,去地里插上,以此祭奠那个心里只有水稻的老人吧。”

田野上微风拂面,空气格外清新,我和父亲一口气把所有的秧苗插遍了整个田地,任凭汗水或者泪水,顺着脸颊肆无忌惮地流下,直到累到无法站立。我指着天空对父亲说道:“爸,可能天堂也需要粮食了吧,所以袁爷爷才带着种子,去了远方!”

忆情

那时候,我们没有学习的禁锢,没有电视、手机的诱惑,看电影就成了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最快乐的事情。

记得一次看电影,名字叫《渡江侦察记》,看过好几回了,可我们还是兴趣盎然,还好,这次不远,电影就在河对岸的山坡上放映。我和伙伴动身的时候,比我小几岁的妹妹也要去,说不带她去就要告诉父母。我们是瞒着父母去的,拿她也没办法,只好带上她。一艘小船,挤满了人,划船的只是一个年龄较大的伙伴。为了安全,我不让妹妹上船,将她留在岸上,哄她说我到了那边再划船来接她。她也听我的话,答应了。

就这样我一个人随伙伴们过去了。那晚的月色很好,透过月亮的光辉,我能清楚地看见妹妹,好像在做“吃石子”的游戏。我就不打算再过去接她了。

心里终究有着妹妹的挂碍,电影的情节完全没了滋味,我总是心神不宁地时常跑到岸边观望。当我又一次走到岸边的时候,听得见她已经在大声哭喊了,好像还走到了河岸边沿,吓得我大声喊:“妹妹,我来了!”飞快地走到码头,跳上船,捞起竹篙就撑。那时我也不过十岁,力气当然不大,没撑几下船头就偏了向,不朝着对岸而朝着下游前行,无论我怎样使劲,总是扭不转。到了急流处,船就打直了。我更无能为力,只能任其顺水漂流,任其越飘越快,越飘越快,只是一个劲地说“糟糕,糟糕”。

船飘下了好远,岸边的人看到后,有的吓得大叫,有的喊快把船横过来,有的教我怎么撑船,那些声音有高有低,有男有女,此起彼伏,俨然将电影搬到了岸边。在这些人的激励下,我在船飘到水不太急的地方时,鼓起劲,撑篙,撑篙!终于掉转船头,再使劲,将船撑到了对岸的停靠地点,我欢快地大声喊:“胜利了,胜利了!”

嘿,我很自豪了,觉得是上演了一部现实版的《渡江记》。

可船还没停好,却看见妹妹已经走到沙滩边的水里,还在继续往前走!

我心里说,谢天谢地,幸好我过来了!

回到家,自然又受到母亲的一顿“犒赏”。

思想

三月的一个下午,与一位本土作家喝茶闲聊,他问我今年是否有计划申报国家某协会。我闪烁其词,没有当场作答。次日,省城一位文友来访,也聊到了同样的话题。

经过再三考虑,我决定打消念头,因为凭目前的创作成果,我还达不到协会要求。

时间蔓延的速度真的好快,似乎在倏忽之间,我已业余创作三十多年。三四百篇文章,七八十万字的公开发表之作,以及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的三部作品集,都是我利用节假日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。夜深人静时,每当看到家里书架上那一摞一摞的样报样刊,说实在话,我有时竟为自己而感动,我觉得我这三十多年没有虚度光阴。

我当然清楚,这是孤芳自赏。我的差距是很明显的,写的东西固然不少,但上档次的不多;发表的文章虽然不少,但上得更多的是地市级党报或行业报刊的副刊。这些年,我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,每每写出了东西,只要发表了,就心满意足了。内心深处,我是很尊重地市报或行业报,它们的发行区域可能受限,但它们并不缺读者,更不缺撰稿人,为基层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成长平台。我便是其中的一位幸运者,遇到了那么多好编辑,是他们的抬爱让我的心血变成了铅字,我从心底感激他们。

但规则就是规则,你不符合条件就得继续修炼,否则就有沽名钓誉之嫌。

不知怎的,人一旦摒弃了某种欲望,反倒变得轻松起来。想来创作毕竟不是我的主业,我投身创作完全是一种心灵的驱使,与能否戴上一顶什么帽子实无太大关系,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成果。

这也不禁让我想起了王维的一句诗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。我想,写作既然是我几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弃的爱好,我还需要坚持下去,努力“行到水穷处”。至于最终结果如何,则不必太在意,保持“坐看云起时”的胸襟才是最重要的。

武冈市育英中学
险渡 曾彩霞

传承



印象

张成林/摄

随笔

行走在家访途中

怀化市洪江区东方红小学 朱颖

小向老师是我们学校这个学期新来的一名青年老师,这个学期担任班主任工作,每天忙得焦头烂额。接到她的邀约后,我非常乐意地陪同她走进了几个孩子的家中。

我们去的第一家是住在偏远的洪高村部的小贺家中。小贺高高帅帅的,在班上是一个有组织力的孩子,大家都比较听他的话。走进小贺家中,他的外公外婆都很热情,通过交流才知道,他父母常年在外打工,家里有外公外婆和两个比他小很多的弟弟妹妹。老人白天奔波和耕耘在农事上,晚上回来管三个小孩的生活,非常辛苦。外婆说小贺独自一人守着自家那栋房子,不愿意和他们一起住。小向老师马上敏感地问:“那他一个人在家,不孤单吗?有手机吗?”外婆显然对我们的问话觉得诧异,平常地回答:

“那有手机陪着不热闹点啊?一个孩子家的,你难道让他一个人黑灯瞎火

的啥也没有……”当我们再次普及手机对孩子的影响和小孩的睡眠管理等相关知识时,老人家急不可耐地端出自家的水果、零食,随时准备打断我们的话,好像我们说的、提出的都是极不现实、极不人性的要求。

我和小向老师跟小贺聊了很久很久,我们一起走在乡村的田坎上,小向老师跟他聊山外的世界,聊书里的世界,聊班上的同学,表扬他的时候,他腼腆地笑笑。在聊到他喜欢的明星时,他才恢复了孩子本有的天真,抓住这个机会,我们跟他说易烊千玺的成长故事。他听得入迷,还时不时插几个问题,当我鼓励他说:其实只要你肯努力,能自律,放下手机,好好学习,你也能成为像易烊千玺那样的人。他腼腆地朝我们笑笑,不做声。

从小贺家离开的时候,天已断黑,他目送我们的车子驶过那条窄窄的乡间小道,他一直在朝车子里的我



们使劲地挥手,并往前跟着跑。我索性把车停下,打开车窗的那一瞬间,我却突然不知该说什么作为今天家访的结束语。那一刻,我第一次觉得无力。

思想不是一两次家访就能改变的。通过这次小贺家之行,我有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想法和打算——下次,当我们老师走进留守儿童家中,与其试图改变家长或是说服家长,不如停下来,把孩子拉到一边,亲切地问他需要什么,他快不快乐,或者就像妈妈一样,陪在他身边,安静地陪他看书、陪他写作业。或者,像个朋友一样,陪他聊聊天,听他讲少男少女的心事。让他觉得,哦,原来在我身边,有老师是懂我的那个人。

安化县教育局 廖双初
坐看云起